

叢

文

喊

啞

莊

村

興

響

帆

荻

鄒

烽 火 文 叢

無 題 巴 金 作 雜 文 集

遙 遠 的 城 靳 以 作 小 說 集

火 把 艾 青 作 長 詩

向 天 野 一 文 作 散 文 集

一 年 集 流 金 作 散 文 集

遠 行 集 碧 野 作 小 說 集

目 錄

我打從春天的城池出來.....	一
工作在原野上.....	六
雪夜.....	三
雪與村莊.....	二一
羊.....	二九
木船航行在河流上.....	四二
一、沒有星光的河流.....	四二
二、現在、春天絢爛在河流上.....	四五
草原交響曲.....	五九
一、序曲.....	五九
二、太陽是從這裏滾出來的.....	七二
三、尾聲.....	八八

我打從春天的城池出來

我打從春天的城池出來，

我沿着一條鋪滿煤屑的道路走着，

我並不打算到什麼地方去，

因為到處都是這樣好的春天。

道路兩旁

那羽毛般的柳條拂着我的頸綫，

我深長地呼吸着，

空氣是清新的，

我記起昨天的雨

如同毛毛的繡綉一樣。



驅掉了污穢的空氣。

我呼吸着，

唱着自己所最歡喜的歌。

而在那「綠髮的森林」里。

鳥雀們跳躍着，歡叫着。

好像很多的手指

打在鋼琴上。

我把歌聲唱得更響。

我踏過一條石橋，

橋下的水「東隆隆隆」的流着。

這時候我不唱歌了。

我的情感，我的思想，

像流泉一樣亮晶晶地湧流着。

我想到了從不曾想到的事情

很多的憂鬱，很多的陰霾

那叫流泉沖走了。

我望着天，

那湛藍的天，

那明朗的天，

彷彿一個賢明的裁判者

站在我面前，

這樣，我沒有了隱瞞。

我走到了沙灘上。

一些趕窮的人。

團長那拿着白布旗幟的宣傳隊。

隊員們展開了一幅地圖，

用膨脹的熱情同煽動的腔調

指點着人們：

「看啦

在敵人瘋狂地掠攻中

只是佔去了像灰塵微小的一顆黑點

像蛛絲那樣細的一條黑線」……

這時候人們都興奮地笑了。

隊員們領着「趕集」的人

唱了「勝利進行曲」

跨開了脚步

迎着太陽

挺起胸脯

走進了城市，

我望着沙灘的對岸，

那蒼綠色的蘆苗長起來了，

那菜油花的香從河的對岸滾來，

我看見農夫們鋤着野草，

我聽着牛羊在原野上噴着平和的氣息，

我欣喜，

但我並不狂呼。

我的脚步朝前走着，

我計算畫着一頁優美的詩篇……

一九四〇春沙市

工作在原野上

在很高很高的如同綠傘的樹蔭下

我們休憩着，

陽光瀉落在樹影之旁，

我們放下寬邊的大草帽

圍坐在露出地面的樹根上。

我們都來自老遠的地方呵，

從那些稻香的村

我們穿過了許多黑黝的城堡

啊，掀着波浪一樣的山峯。

已不止一次了

我們行走在月夜的山叢裏面，

把我們的影子留在遙闊的疆土上

在那樣寂靜的夜呵，

綠樹伸着溫暖的手

撫着我們的頭，

而在那茅屋後的農村水磨

更不息的

以親切的聲音向我們訴語

我們看見了

兩岸排着樹影的遺跡一靜的銀河。

沙灘上我們低喊着擺渡的船家。

牛車拖着我們的行李

朝着一個山城進行，

深夜可，

城門緊閉着。

在七孔的石橋上

聽橋下的溪水像笛聲一樣低吟。

已不止一次

天落着延綿的雨。

我們蛰伏在一間土屋子的窗邊

簾溜滴着寂寞的聲管。



我們想起了那些土地的耕種者

他們永遠的伴着馴服的畜牲

在自己的土地上播種耕耘。

他們的希望太渺小了。

他們從不想到鬥爭。

當他們不慎的踏死一條昆蟲的時候

他們也會向上天虔敬的祈禱；

「如同苗子一樣他們從地而生出。」

在生出他們的地方迅速的腐亂

不留下他們的生動的作爲的形迹半點。」（註）

但不幸這些希望也難達到了。

他們果敢的向仇敵鬥爭。……

雨在落着呵。

我們更深信了。

「大地每天在哭泣」——（註二）

已不止一次

我們工作在農村裏，

我們咕嚕的學着農家的方言，

告訴他們這地方以外的許多事情，

當他們的孩子害著瘧病

在竹床上呻吟的時候，

我們更掏着「金雞納霜」為孩子們醫治，

很誠懇的他們用瓦罐倒着苦澀的茶。

並且用藍花火盆捧出硬邦邦的麥餅

由於交叉的道路衆多

同方言的複雜

使我們深切的感到了我們國土的遼闊

由於他們給我們的

不知道怎樣表情，不知道怎樣說出的

誠樸的情感，

讓我們深切的感到了同胞的愛；

我們願意永遠工作在這遼闊的疆域裏！

在很高很高的如同綠傘的樹蔭下

我們計畫着工作的程序，

夏天是炎熱的，

我們圍坐着

如燒着一團熊熊的火餡？

當我們從一個村子工作了出來

偶然遇着夏天的驟雨的時候，

綠樹也如青的箬笠一樣

遮蔽着風雨。

在原野上

在很長很長的日子裏，

我們永遠接近的是農家

他們也如綠樹一樣

永遠偎偃着身軀

從不離開他們住出的地方

在園野上，

在很長很長的日子裏，

我們看到的只是樹，

當我們看到樹的時候

我們是怎樣也不會忘掉

那如同綠樹一樣樸實的農夫們的。

一九三九·七月

（註一）哥德詩黑臺奧在綠苔

（註二）亞荷美萊夫詩農夫

書

夜

鏗鏘際際雪野呀！

寒冷的鬢夜呀！

何等渺小的我們底隊伍呀！
行進着

像一線蟻隊一樣

爬行在粉白的牆壁上。

風是怎樣地在吹。

雪又是怎樣地在落。

駭人的

廣漠的曠野呀！

隨着風底所馳騁。

隨着雪底所伸結。

我們底思想展開到怎樣的遼廣。

——是不是

我們像駱隊一樣

走在雪色的沙漠里呢？

腳底踏着白亮的沙，

迎面捲着白亮的沙，

漫天飄挂着素淨的沙帳。

——是不是

我們走在波動着棉絮的棉田里呢？

胖小的白狗

在棉田里撒滾，

穿着圍絮的農夫

帶着潔白的棉絮。

暖，暖……

無涯際的雪野呀！

那蒙着脂亮的雪的

燈籠壳一樣的草房。

燈光溶溶着。

主人哪

你該飽和地躺在炕上了。

燭火在你的床頭。

你該也有一條溫暖的棉被吧。

而你

還遠記得

在九月綿軟的太陽下

那些唱着

「我們軍民要合作」……

替你們檢拾棉花的親切的行列，

現在

我們正從你寧靜的夢境里走過呵。

我們是很欣喜的看見

當我們看見了

你金黃的草床上

蒙貼着潔白的被絮，

而我們又不由地想起

繽紛飄揚的你們簇擁往

願望

祝願你信成精察籌策底穩芒
都像燈火的金箭一樣耀眼。

賊，你搖籃里的小孩，

祝願你不在夜夢里醒來，

讓融鴉的光

撫着你的臉，

在夢里

你也笑吧，

也許你

看見了老鼠底迎親的行跡，

也許你

看見了背着布袋進寨的醜陋老人，

但

孩子，

當我們從你窗外走過的時候。

我們是只要看見你微笑的臉呵。

但我們是要行進在這雪夜的無涯際的曠野的。

我們底思想

是要像颯颯的風

間雜着的雪一樣

撫摩着無涯際的原野呀。

我們行遠着。

像一條蜈蚣一樣

飛行在粉壁牆上呵！

一九四〇・十月

雪與村莊

寒冷的村莊呀！

天際是沉重的灰雲，

沒有飛鳥，

銀亮的雪地上

風咆嘯地滾過了村莊。

從僻地里來

又鑽向雪地里去，

地平線在灰白的雲絮里凍結了！

兵士們都來自雪蒙着的

遠方的城樓里，

很長的日子，很長的路也。

他們不會得到休息，

而風

用着尖厲的舌索舐着他們底皮膚，

把冰雹向他們臉下睡擲。

淫慾撒野的風呀，

攪繞着絞索的雪柱！

無向處方法。

離啦，遙遠的，雪在哭泣……

騎馬的人

在高的雪丘上向遠方凝視着，

頰死人的地帶呀！

雪迷糊了道路，

人們好像航行在闊野的海洋里。

永遠是激盪而又落下的雪浪，

村莊如同海洋中的礁石，

淹沒在雪的浪堆里，

騎馬而過的人望着，望盡。

只見着風捲着雪向遠方滾去……

馬隊進行着。

風捲着，向遠方滾去。

鈴鐺

如同浸在溶液中樣，

困厄發出吉令的聲響。

雪花濺了馬隊，

馬匹躑着，

腳踏上掀起着雪泥，

馬隊

像一管綠的浪

捲向湧去，

而馬隊前面是風捲着雪浪，

後面也風捲着雪浪。

然而地里

還有伏着地可憐的村莊。

當炊煙化了屋脊的積雪

漏出黑色的鱗形瓦版，

村莊同一個初醒的僮奴

以倦的睡眼迎迓着行旅；

於是們底哀軍

宿營這雪地的村莊里

但這貧窮，荒僻，寒冷的村莊呀！

村莊

捲在雪的漩渦裏，

被拋離開城市很遠的距離，

副官個個不到柴米油鹽。

兵士圍着難燃的冰枝。

青烟薰紅了眼睛。

偏着腦袋把凍裂的手伸向火種。

其餘的兵士尖着嘴巴。

吹噓着火堆，

傷風的兵士更喘得咳嗽不息。

早晨，

沒有天窗的屋子里

光的波圈還沒有滾到，

雞聲同槍筒聲

已衝破冰雪同黑暗。

向東方——林莊答詩

兵士們用糙啞的喉嚨不符節拍地唱着歌曲。

天色曉了，

低矮的天井傾瀉着黑與冷，

連稻草都缺乏的村莊，

連土製的紅蠟燭都缺乏的村莊，

兵士們打着鼙鼓，在黑的土牆底角落

裹緊着軍毯

挨貼着冰冷的地皮，

黑同冷傾瀉在村莊里，

雪夜里兵士們也滿興的安息了。

僕在我們底史篇上曾經有這樣的故事：
在雪夜

白盔白甲的壯士們

踏着白茫茫的雪

寒光鍍上鐵衣

壯士們像湧着排山的雪

去襲擊遠方的城寨。

那麼，讓我們對那跨海而來的盜賊說罷：
中國在落雪，

拿破崙是在落雪的日子帶着他底鷹

同失掉了綑冠的御林軍轉去的，

在寒冷的俄羅斯國土，

拿破崙痛心地回頭看一看煙火瀰漫的莫斯科，

看一看隨着的殘敗的子弟，

拿破崙在雪地里哭泣，

也告訴盜賊們，

雖是貧窮，荒僻，而且寒冷的村莊，

但決不讓盜賊們棲息。

俄羅斯人的村莊呀，

永遠地風掀着雪浪，

有一天，宿營在這村莊的兵士們前進了，

雪地上踏出一條黑鱗般的泥濘路

轉彎地拖向遠方，

寒冷的夜

我在村莊裏讀着雨果底「懲罰」(註)

「天在落雪……」

(一九三九冬十里鋪)

(註) 雨果詩「懲罰」是一篇諷刺的史詩，其首句即為

「天在落雪」……

三

主人

讀

——羊兒仰着頭

在那低矮的欄柵邊悲哀地喊着。

……想一想

羊兒們陷進怎樣憂鬱的情緒裏……

主人哩！

你會否想到我們底生活

變得怎樣的荒蕪呢？

每天的早晨

當我們看見了

你的窗簾睜開了模糊的眼睛，

我們就等待着你的呀，

每天

每天都是如此。

你曾經從那霜露所塗糊的

貝殼一樣的房子裏出來的，

當你出來的時候

你披着衣裳，

你向你的手掌噓着霧色的氣，

你又把你的手掌交互地摩擦着，

用你底溫暖的手

撫摩着我們底背。

那把鐵料鋼板在木裏

你還真替我們：

「不會受寒吧？」

「來呵，

吃點豆粉抵禦冷氣」……

主人哪

教我們拿什麼話回答你呢！

我們用噓着氣的濕膩膩的鼻頭

舐着你底脚手，

舐着你底臉皮，

而後

我們叫着一聲「媽媽——」

當太陽出來的時候

擠我們奶汁的女孩

又提着木桶從村子里出來，

主人哪，

你知道我們會經如何苦惱過：

每次

當我們看見了你圓你孩子底瘦削的臉孔，

我們想

我們是不是能給一點溫暖與你呢？

於是

當女孩子提着蛋黃色的木桶走來的時候

我們何等的歡喜，

我們睜閉着眼睛

讓她撞着肉紅的奶頭，

讓豆漿色的乳汁

成一條白線湧出。

而當我們知道了

飲我們乳汁的

是村子里那個胖篤篤的莊主的時候。

我們多驚疑這件事，

每天撫摩着我們的

是你，

每天同我們生活在一起的

是你，

他呵，

憑什麼吸飲我們騰乳汁呢？

我們咒罵那搗奶的女孩了！

「將來呵？

你哺乳的不是你底孩子」！

搗奶的女孩

臉孔又是多麼慘黃！

當我們感覺到

她的搗奶的手指

一天天無力的時候！

我們清楚地看到了。

她的草黃色的臉上

凝着露滴一樣的淚珠。

天哪！

誰知道這究竟怎麼一回事！

注人呵

你非得如何匆促，

當你聽着邊境的第一聲警報的時候

你就丟下了稻麥的海洋

執着馬槍同旗

跨着戰馬

向無涯際的田野馳去。

主人呵

你是不曾留一點時間

讓我個回答你一點溫暖呀。

不管這些吧

主人，

你會否想到你底可憐的主婦呢？

每天

她聽着風吹禾穗的

騾擾而又威脅的聲音。

每天

孩子們的在不安地噉喘。

我們看見她底心境變得如何焦躁了呀。

她發氣地放下了正在刷洗的盤碟，

咒罵地抱起了淚淚淋漓的孩子，

她用竹棍粗暴地把那條黃牛趕了出去，

她又狠狠地拉着自己的奶頭

塞在孩子的口裏；

晚上

當我們從夢里醒來，

我們看見壁爐裏洩出的燈火的時候

我們知道了，

主婦還沒有休息，

主婦在低聲歎氣……

主人呵

歸來！

現在

薄暮的風

吹得我們涼涼的

我們又看見了

那低沉的，蒼白的，在白的雲絮，

哎

將又是落雪的日子！

多少個落雪的日子呵

主人，

我們都瑟縮在一處，

你關心着我們底睡眠之

我們也關心着你，

直到最後

我們軒聲攪都攪和在一處

第三天

我們醒來

雪花蓋在我們底身上，

你含笑地說：

「咳，

冰冷的棉絮」！

你抖了抖身子。

我們也抖了抖身子。

主人呵

當你行進在萬里的風雪中

你是否會感寒冷呢？

主人哪

歸來！

——羊兒們仰着頭

在那低矮的欄柵邊悲哀地喊着

親愛的羊兒們呵！

你們可知道：

在雪花覆着的

棕紅色的土壤上

那些

窮人類的國家！

是怎樣產生呵的！

一九四〇・十月

木船航行在河流上

一、沒有星光的河霧

當敵人底浮慾而紅漲的火舌

涎噬着洞庭湖水面的時候，

水手們逃亡了，

——水手們困苦地駕着木船

航行在沒有星光的河流上。

河流是墨綠的。

它如同一個憂鬱的少女

睜着晶瑩的淚眼

邊走它成戀人，

——木船憂鬱地流在河流上啊！

船木航行在河流上，

那緯夫

赤裸着褐色的腳趾

橫斜着腰身

一步步掙扎在河岸上。

那舵夫

——年老的舵夫呵！

三隻手翹在前額。

讓眼睛拋開兩條平行的光線

探望那黑夜裏搏動地無光的河流。

如同指揮在硝烟中的將軍們一樣。

槳擺着舵

站在那凝結着黑的舵房。

看不見什麼

只是「黑」

釋夫們焦躁地譴責了。

「攔斷了墨線の河呵！」

舵是怎樣在擺動呢？」

船夫用那並不是抱怨

然而而是那樣感歎的語句回答着他

「河水太淺了呀！」

.....

水手駕着船走。

驮負着濃重的黑呵。

隨着他們底脚步，

夜

更一步一步地濃厚了。

個午夜呀。

水手們是怎樣的憂鬱。

從他們來到這「聲」與「光」的世界

投着莫名的第一聲驚叫的時候。

他們底日子就隨着河水流着呀！

那河流

會以一刻也不捨地深湛的情願留着他們底影子。

又會以瘡癢的哭泣送他們遠航，

會以頑皮的笑伸着軟軟的舌葉吮吮着木船，

又會以傲嬌的白浪浪胸擔任木船縱情地撫摩。

長遠的日子呵，

河流像他們底唯一的伴侶，

在怎樣煤黑的晚上

他們都能發出官底身軀

但今夜呀，

他們將離開這河流了

離開這河流

向不知道地名的遠方航行

咳，

濃黑的夜呀！

誰看見他們憂鬱的縐紋

誰看見他們閃着螢一樣的淚光

木船如蝸牛一樣

拖着凝條

航行在河流上呵！

蝸牛殼是蝸牛的家，

木船是水手們的家，

船娘們坐落在寒冷的船洞里。

船洞是寒冷的，

那弓篷的蘆蓆

滲進了霜露，

而風，用永恆的徘徊

在那垂掩的船幔的外面。

船洞也是展着一捲縷黑阿嚏

船娘們用困倦的手

支扶着那爲過量的痛苦所嚼噬着的頭腦，
那哀思的，冗長的歎噓
越過了一切語言伸訴的慘痛。

昨天

她們底船還靠碇，
那埠頭是一片沙地，

鋪延向一座炭色的城，

商賈的墳塚上

透着卵黃的夕陽，

老樹搖着裸露的枝條，

這是何等淒涼的景色呵，

船艙正擺着買菜的竹籃

垂在清溪的兩岸。

明天阿。

太陽還委出來，

太陽也將照着那昨日的

寂寞的河流同城……

負着比黑夜黑的憂鬱，

木船不休止地在沒有星光
的河流上航行。

因為他們有一個理想：

明天

太陽會照在牠們底腳跟。

二、現在，春天絢爛在河流上

現在

春天絢爛在河流上了。

那河流

離開了十二月沖涼的枷鎖，

以暴動的脈搏

不分黑夜和黎明

唱着最興奮的調子。

太陽從河面灑下，

一個微笑

帶着生命的狂熱

向河流作歡欣的吻抱

，而柳條

攜着處女的纖柔的枝梢

作美麗的舞蹈。

河流。

春河的河流呵！

自然給它在頂空披上了藍色的紗綃，

又給它在身旁插上了溫柔的花朵，

春天的河流正迅速地發育，

春天的河流

一刻刻都膨脹着熱愛的。

就在這時候木船來了。

它載着挂彩的戰士

從遠遠的天邊歸來，

那遠遠的天

是杏花烘紅

也是烽火烘紅的天呀，

我們的戰士

以熱愛春天的心情一樣

熱愛着這春天的原野，

當他們掛彩的時候，

他們微笑了，

彷彿踏青的旗人

載着一朵「映山紅」歸來。

木船來了

木船載着土布米糧

從遠遠的城池歸來，

那城池

自然既給它穿上了春裝，

人們又給與了它聖潔的靈魂，

木船穿走在城垣外，

它將載着米糧到最安全的積谷倉去，

載着土布到最龐大的被服廠去。

木船來了，

木船是來自遠遠的天邊阿，

在那遠遠的天邊

炮火濺紅了河流，

水手們駕起了木船

讓戰士們向河流的彼岸襲擊；

也就在那遠遠的天邊的河流里呀

水手們佈置了鐵錘，

讓鐵錘的稜角碰穿賊底船底。

木船來了，

太陽照着水手同船娘，

船娘洗着一紫菜苔。

醫房的炊煙像捲起的雲絲，
水手則咬緊着貝珠的齒粒，
用粗大的膀臂搖着槳櫓，
使木船拍着健勁的雙翅。

也就在這時候

有一艘艘木船

張着孕風的布帆

從春天的河流航去，

它載着火藥，

載着輜重，

載着慰勞品，

也載着英勇的戰士。

那錫鋼的武器啊！

在陽光中呼吸……

今天

他們歡欣地航行在河流上丁，

連綿的船隻

成爲一條龐大的爬蟲

向遠方變動，

波浪

閃着千萬條銀綫

向遠方放射。

聽來，

翻騰的波浪掀打着，

他們的心境感到如何的寬廣。

燈光在船上亮了。

燈火的影子

在水面上拉起了一條燦黃的銅柱。

這時候

結伴的波浪

私語着又喧笑着。

今天

讓我們向勞苦的水手們

致一個虔心的敬禮吧：

「謝謝你體」

當鐵路斷了軌，

當公路掘成了戰壕，

是他們無間地

補綴着這時代的艱困」。

一九四〇 翁宋何

草原交響曲

一 序曲

兩匹栗紅色的馬

急奔我們的行李車。

沿着春天的襄河

我們走着，

我們把「服務團」的旗幟

插在車背上，

我們自由自在地朝前走着，

彷彿河水靜靜地流着，

馬蹄

正合着我們平穩的呼吸。

有什麼花的香

隨着軟弱一樣的風吹來。

油菜花或者是豆蔻花？

山楂花或者是杜鵑花呢？

我們並未有用嗅覺來辨別之

讓氣挾着花的香

來尋找他們的主人。

是怎樣水滸畫一樣的颜色呵

投進了我們的眼簾，

羽毛般的柳絲，

「綠髮的森林」，

我們並未有死限阻擋他們。

是什麼鳥在樹上歡歌，

那樣的活躍，

從一片葉叢

跳到另一片葉叢，

好像很多的手指

打在鋼琴上。

我們靜靜地朝前走着

我們並未有想唱出一支什麼歌，

我們卻很自然地唱起這支歌。

剛跨過秋天和冬天

春天

同我的伙伴們

在那沙湖區域奔走著，

我們自由自在地走着，

我們的手里

提着印花布的口袋

黃麻布的口袋，

——在口袋裏面

藏着自己最愛情的書本，

書裏面壓着樹鬍子，

嫩綠色的、血紅色的、金黃色的樹葉子

作了我們書本上的紀程碑；

每天當我們在茅棚下討一杯茶喝

就翻開了那些書頁。

——在口袋裏面

藏着自己最愛惜的詩句，

那詩句是樸素的，

明天早晨

就糊到街頭的壁報上去；

明天

讓滾滾滾滾在滾滾下

好像看到了自己的衣裳。

再藏層的

該是我們的理想編

於是我們走着

年青的女同志們

把一簇簇小黃花插在自己的口袋裏。

「愛漂亮呵」……

我們笑了。

他們把那藍麻色的蘆花

向我們臉上帶着。

眼前蘆花飛了。

我們跑上了土坡。

我們自由自在地走。

彷彿野風一樣。

自由自在地入到春。

——

自由自在地播散了蘆花的種子。

我們。

自由自在地行着自己的理想。

每天

我們很早就開始了行進。

我們像揭着書箋的窗簾一闕

捲去了乳白色的霧紗。

讓太陽從拭淨的玻璃窗一樣的天空射進來。

霜花經過了我們草履的摩擦

一朵朵溶化了。

我們走在村廬里，

在那牆壁上

寫了驚心的標語。

在那廟樓上

活生生地報告了抗戰史實！……

工作完了

我們又收拾起演戲的服裝、道具。

同寫標語的膠水桶，

朝着前面撒開我們的腳跡。

我們不停息地唱着歌，

不停息地行進着。

晚上

我們已經走了很多的路程，

我們投宿在農家的草房裏。

我們睡了，

睡在豬圈邊的

泥濕的稻草鋪上。

我們夢着

黃金色的稻草長在泥濕的土地里，

我們路在稻穗裏面，

第二天

我們起來，

「喂、靠豬圈邊的是哪一個呵，

肝聲比豬的還來得大」……

在一陣歡笑聲中

我們又開始了行進。

.....

現在

我們想起了那些日子。

我們想趕那些日子

並不是追念我們的苦

號稱

我們像散工歸來的

樣

默念着：

今天又曠

或病

讓毛瑟給

明天呢

我

工作

我們心裏有着說不出的

二、太陽熱從這里

我同我的伴侶們行進着
我們自由自在地唱着歌

「我們祖國

多麼遼闊廣大！

她有無窮田野和森林

十月的風

吹着。

我們走在我們的鄉村。

手推車

載着帶綠的蔗莖

在大路上移動，

風車

在禾場上揚着穀屑，

水磨

在溪澗邊磨着麥粉，

十月的風

吹着，

樹林在門前飄飄私語。

烏鴉在田野上起落，

河流在輕聲歡歌，

十月的風

吹着，

那河流邊的沙灘上

穿着灰布衣的壯丁們

正演習着「實彈射擊」。

十月

這是農夫們收穫的季節了。

他們把金色的穀穗

警積在倉廩裏，

隨着什麼時候需要

帶到河邊的磨坊去春碾。

他們把綻開的棉花

堆在廂房裏，

晚上

灰黃的油燈下

他們的婦女

從壁上接下弓

彈花

又紡花。

他們把褐黑色的泥土

耕得鬆鬆，

讓農產物的根

自由地伸展，

他們飽滿地工作着，

好像星斗一樣

站在自己的崗位上閃光。

他們決不會懶惰，

因為他們相信

汗

澆在土裏

就像種子撒在泥裏，
土地不會辜負他們。

我們走着，

我們不必對他們宣傳了，

對土地的「愛」、

我們不會比他們理解得深，

他們怎麼會不起來鬥爭呢？

我們相信了他們，

好像他們相信了這土地。

我們擦着自己發汗的衣襟

走著。

十月的風

十月的太陽

伴着我們的旅途，

我們忘掉了那些陳腐的日子，

好像對旅途中磨穿了底的草履一絲

輕蔑地扔掉了。

我們穿着新的草履，

走着修長的路，

迎取着永恆的光。

迎取我們的日子啊。

當我們走近那戰區的村莊，

我們已聽到砲聲了；

聽到這聲音，

我們好像每天聽到了午夜的鷄聲一樣，

我們歡欣地叫着：

「我們會看到光了！

我們會受到熱了！」

我們鬆起了胸脯

朝前走着，

我們整齊了步伐

朝前走着，

我們唱着雄壯的歌

朝前走着，

.....

走着

像江河一樣

浩浩蕩蕩地流着，

像燦原的火一樣

熊熊地熾亮着，

我們走向了戰區的村莊。

這里

一千多農夫

修着公路，

公路

修向襄河邊去。

向那光與熱的地方去。

他們挑着土、

挑着石子、

他們在路基上打了木樁、

又用水車絞乾了坑裏的水泥。

他們砍伐了樹、

又砍除了草。

用鴉嘴鑿、十字鋸、

填平那些凌亂的土地。

他們舉起了大木夯

又很穩重地落在地殼上。

他們唱着自己的歌：

「日出東來呀

滿天大紅，

兄弟們修路呀

到襄河東」……

他們用這歌聲

為自己的工作伴奏着。

這歌聲是愉快的，

是一千個人

用同一的節奏，

同一的音色，

唱出同一的語句，

這歌聲

像匯合了無數的溪澗，

無數的河流，

玲瓏的響着，

流向東方，

流向海……

歌聲洋溢着

透過林子。

透過河流、

透過山、

瀰漫在我們的草原。

他們在公路旁邊的草坡上

爬着楊子，

扛着電話線，

他們幫助「通敵營」的兄弟們

架起了電話線，

擱起了杉木柱。

問他們

我禁不住唱起了明天的祝詞。

明天

太陽會從這裡滾出來。

明天的清早，

我們的米糧車

要震隆隆的從這條路過去。

我們的軍火車

要震隆隆的從這條路過去。

明天的清早！

我們的步兵。

我們的騎兵。

我們的火隊人馬。

都要響蹄踏的從這條路過去。

明天的清早。

我們換防的隊伍。

也要從這條路回來。

那時候

我們的電話機響了。

他會告訴你們

我們的隊伍勝利了。

我們的隊伍向前推進了。

明天

太陽會從這個路滾出來，

太陽永遠地會從這條路滾出來，

光與熱永遠地在這里交流。

明天

你們也走在這條路上，

你們欣喜地抖着綠色的膀子，

太陽吻着你們，

太陽吻着你們，……

……

三、尾聲

.....

.....

現在

是春天了，

我們自由自在地走在襄河岸上。

我們自由自在地走着。

像江河流向海洋，

像羣鳥飛向家窠，

理想

不會是幻想，

開花的日子來了，

結果的日子也該不遠了。

在今天的草原上

我們永遠健康地笑着呵。

.....

.....

一九四〇春 寶昌

文叢之七

雪與村莊

實價國幣 元

有 著 作 權

著 者 鄒 荻 帆

編 輯 者 吳 文 林

發 行 人 吳 文 林

發 行 者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成都陝西街一三八附五號

重慶民國路二一號

桂林中北路桂北商場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四 月 蓉 一 版

4983

